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陁羅譯

尒時太子至年十歲諸釋種中五百
童子皆亦同年太子從弟提婆達多
次名難陁次名孫陁羅難陁等或有
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復雖有三十
二相相不分明各閑伎藝有大筋力
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既聞太子
諸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
雖復聰明智慧善解書論至於力膂
詎勝我等欲與太子較其勇健尒時
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者而召之来
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提婆
達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隨從時師即
便授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笑而
問之言以此與我欲作何等射師答
言欲令太子射此鐵鼓太子又言此
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来師即授
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
鼓時彼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
知射藝以一箭力射過七鼓閻浮提
中無能等者云何令我為作師耶尒

時白淨王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而自
念言我子聰明書論筭數四述悉知
而其射藝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勑
太子及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
擊鼓唱令國界太子薩婆悉達却後
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諸人民中
有勇力者可悉來此到第七日提婆
達多與六万眷屬最先出城于時有
一大象當城門住此諸軍衆皆不敢
前提婆達多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
不前耶諸人答言有一大象當門而
立舉衆畏之故不敢前提婆達多聞
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即便躃
地於是軍衆次第得過尒時難陁又
與眷屬亦欲出城其諸軍衆徐步漸
前難陁即問何故行遲諸人答言提
婆達多手搏一象躃在城門妨行者
路以是故遲難陁即便前至象所以
足指挑象擲著路傍无數人衆聚共
看之尒時太子與十万眷屬前後圍
繞始出城門見於路傍人衆聚看即
便問曰此諸人輩為何所看從人答
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躃在城門妨

人行路難陁次出以是掐挑擲著於
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是太子即
自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便
即以手執烏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
令傷損烏又還穌無所苦痛時諸人
民歎未曾有王聞此已深生奇特如
是太子及提婆達多并與難陁四遠
人民皆悉来集在彼園中尒時彼園
種種莊嚴施列金鼓銀鼓鍮石之鼓
銅鐵等鼓各有七枚尒時提婆達多
最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陁亦徹
三鼓諸来人衆悉皆雅歎尒時群臣
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陁皆已
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
射此諸鼓如是三請太子曰善而語
之言若欲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
更覔强者諸臣荅言太子祖王有一
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便可取来
弓既至已太子即牽以放一箭徹過
諸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過
大鐵圍山尒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陁
共相撲戲二人力等亦無勝者太子
又前手執二弟躃之於地以慈力故

不令傷痛尒時四遠諸人民衆既見
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
子非但智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
無等者莫不歎伏益生恭敬
尒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
子今者年巳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
足今宜應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又
復勑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
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諸餘
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
懸繒幡蓋燒香散花鳴鍾擊鼓作諸
伎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衆
各各頂戴授婆羅門如是乃至遍及
諸臣悉巳頂戴傳授與王時王即以
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擊
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為
太子尒時虛空天龍夜叉人非人等
作天伎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當於
迦毗羅斾兜國立太子時餘八國王
亦於是日同立太子
尒時太子啓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
即與太子并諸群臣前後導從按行
國界次復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

閻浮樹下看諸耕人尒時淨居天化
作壤蟲烏隨啄之太子見已起慈悲
心衆生可愍互相呑食即便思惟離
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昕
赫樹為曲枝隨蔭太子尒時白淨王
四面推求問覔太子從人荅曰太子
今在閻浮樹下時王即便與諸群臣
往彼樹所未至之間遥見太子端坐
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軀深生奇特
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
在於此坐太子荅言觀諸衆生更相
呑食甚可傷愍王聞此語心生憂惱
慮其出家宜急婚姻以悅其意即便
呼之俱共還國太子荅言願停於此
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陁往日
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
重喚還國太子既見父王如此即便
隨從歸於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
更增妓女而娛樂之
尒時太子至年十七王集諸臣而共
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宜應為其
訪索婚所諸臣荅言有一釋種婆羅
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陁

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礼
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
言若如卿語便為納之王還宮內即
勅宮中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往
至摩訶那摩長者之家瞻看其女容
儀禮行為何如耶可停於彼至滿七
日受王勅已即便往彼長者之家於
七日中具觀此女還答王言我觀此
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
聞其言極大歡喜即便遣人語摩訶
那摩言太子年長欲為納妃諸臣並
言汝女淵令宜堪此舉今欲相屈時
摩訶那摩答王使言謹奉勅旨王即
令諸臣擇採吉日遣車万乘而往迎
之既至宮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礼又
復更增諸妓女衆晝夜娛樂尒時太
子恒與其妃行住坐臥未曾不俱初
自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
觀時王日日問諸婇女太子與妃相
接近不婇女答言不見太子有夫婦
道王聞此語愁憂不樂更增妓女而
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
疑恐不能男

爾時太子聞諸妓女歌詠園林花果
茂盛流泉清涼太子忽便欲出遊觀
即遣妓女往白王言在宮日久樂欲
暫出園林遊戲王聞此語心生歡喜
而自念言太子當是不樂在宮行夫
婦禮所以求出園林去耳即便聽之
勅諸群臣整治園觀所經道路皆令
清淨太子即便往至王所頭面礼足
辭出而去時王即便勅一舊臣聰明
智慧善言辯者令從太子爾時太子
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國中
人民聞太子出男女盈路觀者如雲
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傴拄杖
羸步太子即便問從者言此為何人
從者答曰此老人也太子又問何謂
為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經嬰兒童子
少年遷謝不住遂至根熟形變色衰
飲食不消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
無幾故謂為老太子又問唯此人老
一切皆然從者答言一切皆悉應當
如此爾時太子聞是語已生大苦惱
而自念言日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
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

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從夲以来
不樂憂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即迴
車還愁思不樂時王聞已心懷煎憂
恐其學道更增妓女以娛樂之
尒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
此言心生憂慮而自念言太子前出
逢見老人憂愁不樂今者云何而復
求出王愛太子不忍違異僶俛從之
即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前者出城
東門逢見老人還輙不樂今者已復
求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
咸言當更嚴勑外諸官屬修治道路
懸繒幡盖散華燒香皆使華麗無令
臭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病在道側也
尒時迦毗羅旆兜城四門之外各有
一園樹木花果浴池樓觀種種莊嚴
皆悉無異王問諸臣外諸園觀何者
為勝諸臣咸言外諸園觀皆等无異
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勑言太子
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
尒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
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
骨消肉竭顏貌痿黄舉身戰掉不能

首持兩人扶腋在於路側太子即問
此為何人從者答曰此病人也太子
又問何謂為病答曰夫謂病者皆由
嗜欲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
百節苦痛氣力虛微飲食寡少眠臥
不安雖有身手不能自運要假他力
然後坐起尒時太子以慈悲心看彼
病人自生愁憂又復問言此人獨尒
餘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
同有此病太子聞已心自念言如此
病苦普應嬰之云何世人耽樂不畏
作此念已深生恐怖身心戰動譬如
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如此身者
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橫生歡樂愚癡
無識不知覺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園
遊觀嬉戲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
思惟愁憂不樂王問從者太子今出
寧有樂不從者答言始出南門逢見
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聞此語
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
臣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
愁憂不樂以此事故吾勑卿等淨治
道路無令老病在於巷側云何今出

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病人耶又令
太子逢値見之諸臣荅言逆受王勅
嚴命外司匆使有諸臭穢老病在於
道側手相撿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
忽有病人非是我等之罪咎也尒時
王問諸從者言汝等並見病人在路
何從而至從者荅曰無有蹤跡不知
何來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其
學道更增妓女而悅其意又復欲使
於五欲中生戀著心
尒時有一婆羅門子名憂陀夷聰明
智慧極有才辯時王即便請來入宫
而語之言太子今者不樂在世受於
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學道汝可與之
共作朋友具說世間五欲樂事令其
心動不樂出家時優陀夷即便荅言
太子聰明無與等者所知書論皆悉
淵博並是我今所未曾聞云何見使
誘說之耶辟以藕絲欲懸須弥我亦
如是終不能迴太子之心大王既勅
令作朋友要當自竭我所知見時優
陀夷受王勅已隨從太子行住坐卧
不敢遠離時王又復選諸妓女聰明

智慧顔容端正善於歌儛能惑人者
種種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
太子
尒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
此語心自念言彼優陁夷旣與太子
共爲朋友今若出遊或勝於前無復
厭俗樂出家心作是念已即便聽許
時王又復集諸大臣悉語之言太子
今者復求出遊我不忍違已復聽之
太子前出東南二門已見老病還輒
憂愁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
還又不樂然優陁夷是其良友冀今
出還不復應尒卿等好令修治道路
園林臺觀皆使嚴整香花幡蓋數倍
於前無令復有老病臭穢在道側也
臣受勑已即語外司嚴治道路幷及
園林光麗倍常王又先送諸妙伎女
置彼園中又復勑語優陁夷言若當
路側有不祥事可以方便誘悅其心
幷勑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
不吉速驅逐之尒時太子與優陁夷
百官導從燒香散花作衆伎樂出城
西門時淨居天心自念言先現老病

於三城門擧衆皆見今白淨王嗔責
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
我今現死者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
罸戮枉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
唯令太子及憂陁夷二人見耳使餘
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已即便來下
化爲死人四人擧轝以諸香花布散
屍上室家大小號哭送之尒時太子
與優陁夷二人獨見太子問言此爲
何物而以花香莊飾其上復有人衆
號哭相送時優陁夷以王勑故默然
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王威神之力
使優陁夷不覺荅言是死人也太子
又問何謂爲死優陁夷言夫謂死者
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所
復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愛惜錢財
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
一旦捨之而死又爲父母親戚眷屬
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
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
太子聞已心大戰怖又問優陁夷言
唯此人死餘亦當然即復荅言一切
世人皆應如此無有貴賤而得免脫

太子素性恬靜難動既聞此語不能
自安即以微聲語優陀夷世間乃復
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
木石不知怖畏即勑御者可迴車還
御者奉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
而反致令大王深見瞋責今者豈敢
復如此耶時優陀夷語御者言如汝
所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
香花幡蓋作眾伎樂眾婇端正猶如
諸天婇女無異於太子前各競歌儛
冀以姿態悅動其意太子心安不可
移轉即出園中蔭息樹間除其侍衛
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下遠離
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尒時優陀
夷到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勑令
與太子共為朋友脫有得失宜相關
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
失輒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
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
言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
悉受於五欲之樂然後出家太子云
何永絕不顧又人生世豈順人行無
有棄國而學道者唯願太子受於五

欲令有子息不絕王嗣介時太子而
荅之言誠如所說但我不以捐國故
介亦復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
死之苦故於五欲不敢愛著汝向所
言古昔諸王先經五欲然後出家此
諸王等今在何許以愛欲故或在地
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
有如是輪轉苦故是以我欲離老病
苦生死法可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時
優陁夷雖竭才辯勸獎太子不能令
迴即便退坐歸於所止太子仍勑嚴
駕還宮諸妓女衆及優陁夷愁憂惨
慼顦顇鬱蒸如人新喪所愛親屬太
子到宮惻愴倍常時白淨王呼優陁
夷而問之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優
陁夷言出城不遠逢見死人亦不知
其從何而来太子與我同時見之太
子問言此為何人我亦不覺荅是死
人時王即復問諸從者汝等皆見城
西門外有死人不從者荅言我等不
見王聞此語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
子優陁夷二人獨見此是天力非諸
臣咎必定當如阿私陁言作此念已

心大苦惱復增婇女以娛樂之日日
遣人慰誘太子而語之言國是汝有
何故愁憂而不樂耶王又嚴勑諸婇
女衆悅太子意勿捨晝夜時白淨王
雖知天力非復人事愛重太子不能
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出三城門
今者唯有北門未出其必不久更求
出遊當復莊嚴彼外園林倍令光麗
勿使有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勑
諸臣時王又復心自願言太子若出
城北門時唯願諸天勿復現於不吉
祥事復令我子心生憂惱既心願已
遂勑御者太子若出當令乘馬使得
四望見諸人民光麗莊飾是時太子
啓王出遊王不忍違便與優陁夷及
餘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到彼園
所太子下馬止息於樹除去侍衛端
坐思惟念於世間老病死苦時淨居
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
地而行在太子前太子見已即便問
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
子又問何謂比丘答言能破結賊不
受後身故曰比丘世間皆悉無常危

脫我所修學無漏聖道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永得無為到解脫岸作此言已於太子前現神通力騰虛而去當尒之時諸從官屬皆悉覩見太子既已見此比丘又聞廣說出家功德會其宿懷厭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為勝我當決定脩學是道作此語已即便索馬還歸宮城於時太子心生欣慶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晝夜常恐為此所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亦解脫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覓出家因緣

尒時白淨王聞優陁夷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時優陁夷即荅王言太子向出所經道路無諸不祥既到園中太子獨自在於樹下遥見一人剃除鬚髮著染色衣来太子前而共言語言語既畢騰虛而去竟亦不知何所論說太子因是嚴駕而歸當尒之時顏容歡悅還至宮中方生憂愁時白淨王既聞此語心生孤疑亦復不知是何瑞相深懷懊惱而自念言太子

決定捨家學道又納其妃久而無子
我今應勅耶輸陁羅當思方便莫絕
國嗣復應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
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勅於耶輸
陁羅耶輸陁羅聞王勅已心懷慙愧
默然而住行止坐卧不離太子時王
復增諸妙妓女以娛樂之
尒時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
正是出家之時而便往至於父王所
威儀庠序猶如帝釋往詣梵天傍臣
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來至王所
王聞此言憂喜交集太子既至頭面
作礼尒時父王即便抱之而勅令坐
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愛集會必有
別離唯願聽我出家學道一切衆生
愛別離苦皆使解脫願必垂許不見
留難時白淨王聞太子語心大苦痛
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戰掉不安
本座執太子手不復能言歔欷流淚
嘘唏哽咽如是良久微聲而言汝今
宜應息出家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壯
國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迴顧尒時
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還歸所止

思惟出家愁憂不樂

尒時迦毗羅旆兜國諸大相師占知
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王
位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各以所知往
白王言釋迦種姓於此方興王聞是
語心生歡喜即勑諸臣并釋種子汝
聞相師如此言不皆應日夜侍衛太
子於城四門門各千人同亜城外一
踰闍那內還置人衆而防護之復勑
耶輸陁羅并諸內官倍加警戒過於
七日勿使出家時王又來至太子所
太子遥見即往奉迎頭面礼足問訊
起居王語太子我昔既聞阿私陁說
及衆相師并諸奇瑞必定知汝不樂
處世國嗣既重屬當相繼唯願為我
生汝一子然後絕俗不復相違尒時
太子聞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
苦留我者正自為國無紹嗣耳作是
念已而荅王言善哉如勅即以左手
指其妃腹時耶輸陁羅便覺體異自
知有娠王聞太子如勅之言心大歡
喜當謂太子七日之內必未有兒若
過此期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復

出家
尒時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二十
有九今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便
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又
於父王所願已滿作此念已身放光明
照四天王宮乃至照於淨居天宮不
令人間見此光明尒時諸天見此光
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来下到
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
来所修行願今者正是成熟之時於
是太子荅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
時然父王勅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
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
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便以
其神力令諸官屬皆悉惛卧
尒時耶輸陁羅眠卧之中得三大夢
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
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
怖懼白太子言我於眠中得三惡夢
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輸陁羅即便
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
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
非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耶輸陁羅

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
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
勿生此慮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輸
陁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從
坐起遍觀妓女及耶輸陁羅皆如木
人譬若芭蕉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
樂器上肩脚垂地更相枕卧鼻涕目
淚口中流涎又復遍觀妻及妓女見
其形體髮爪髓腦骨齒髑髏皮膚肌
宍筋脉肪血心肺脾腎肝膽膓胃屎
尿涕唾外為革囊中盛臭穢無一可
奇強熏以香飾以花綵譬如假借
當還亦不得久百年之命卧消其半
又多憂惱其樂無幾世人云何恒見
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婬欲
我今當學古昔諸佛所修之行急應
遠此大火之聚
尒時太子思惟是已至於後夜淨居
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
聲白太子言内外眷屬皆悉惛卧
今者正是出家之時尒時太子即便自
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
語之言汝可為我被揵陟來尒時車

匿聞此言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
者不欲違太子命二者畏王勅旨嚴
峻思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勅如
是之嚴且又今者非遊觀時又非降
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
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
言我今欲為一切衆生降伏煩惱結
使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尒時車
匿舉聲號泣欲令耶輸陁羅及諸眷
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皆
臥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
前而語車匿及以揵陟一切恩愛會
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
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
是揵陟不復噴鳴尒時太子見明相
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
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
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
蓋隨從諸天即便令城北門自然而
開不使有聲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
空諸天讚歎隨從尒時太子又師子
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
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三　第十三張　言

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要不還與
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
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陁羅當
於太子說此語時虛空諸天讚言善
哉斯言必果至于天曉所行道路已
三踰闍那時諸天衆既從太子至此
處已所為事畢忽然不現
尒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
林中太子見此園林寂靜無諸諠鬧
心生歡喜諸根悅豫即便下馬撫背
而言所難為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
馬行駿疾如金翅鳥王汝恒隨從不
離我側世間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
隨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今心形皆
悉無違又世間人處富貴者競隨奉
事我既捨國来此林中唯汝一人獨
能隨我甚為希有我今既已至閑靜
處汝便可與揵陟俱還宮也尒時車匿
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躃地不能
自勝於是揵陟既聞被遣屈膝舐足
淚落如雨車匿答言我今云何忍聽
太子如此言耶我於宮中違大王勅
輙被揵陟以與太子致令今日来至

於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失太子
故必當憂惱宮中內外亦應搖動又
復此處多諸嶮難猛獸毒虫交横道
路我今云何而捨太子獨還宮耶太
子即便答車匿言世間之法獨生獨
死豈復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我
當云何與此作伴侶吾今為欲斷諸苦
故而來至此苦若斷時然後當與一
切衆生而作伴侶我於即時諸苦未
離云何而得為汝作伴侶車匿又曰太
子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皆悉柔
軟眠卧床褥無不細滑如何一旦履
踐荊棘瓦礫泥土止宿樹下太子答
言誠如汝語設我住宮乃可免此荊
棘之患老病死苦會自見侵車匿既
聞太子此語悲泣垂淚黙然而住于
時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而師子
吼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故捨棄餝好剃除鬚髮我今
亦當依諸佛法作此言已便脫寶冠
髻中明珠以與車匿而語之曰以此
寶冠及以明珠到王足下汝可為我
上白大王我今不為生天樂故亦復

非不孝順父母亦無忿恨瞋恚之心
但以畏彼生老病死為除斷故來至
此耳汝應助我隨喜依慶勿於吉祥
更生悲戀父王若謂我今出家未是
時者汝以我語上啟大王老病死至
豈有定時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王
若復而責我言本要有子當聽出家
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宮時不啟
聞者汝可為我具啟父王耶輸陀羅
久已有身王自問之昔勅如此非為
專輒往古有諸轉輪聖王厭國位者
入於山林出家求道無有中途還受
五欲我今出家亦復如是未成菩提
終不還宮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
愛情可以汝辯為解釋之勿使於我
横生憂惱太子又復脫身瓔珞以授
車匿而語之言汝可為我持此瓔珞
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今為斷諸苦
本故出宮城求滿此願勿復於我反
更生苦又脫身上餘莊嚴具以與耶
輸陀羅亦復語言人生於世愛別離
苦我今為欲斷此諸苦出家學道勿
以我故恒生愁憂并諸親屬皆亦如

過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第十張　言

是尒時車匿聞此語已倍增悲絕不
忍違於太子勑令即便長跪受取寳
冠明珠瓔珞及嚴飾具垂淚而言我
聞太子如此志願擧身戰掉設令有
人心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悲感況
我生來奉侍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
絕雖願太子捨於此志勿令父王及
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陁羅并餘親屬
生大悲苦若使決定不迴此意勿於
是處而復棄我我今歸依太子足下
終不見有違離去理設當還宮王必
責我云何獨委太子而歸欲令何言
上荅大王太子荅言汝今不應作如
此語世間皆離別豈常集聚我生七
日而母命終母子尚有死生之別而況
餘人汝勿於我偏生戀慕可與揵陟
俱還宮也如是再勑猶不肯去尒時
太子便以利劒自剃鬚髮即發願
言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
以習障釋提桓因接髮而去虛空諸
天燒香散花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
哉尒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
著之衣猶是七寳即心念言過去諸

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當如此時
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師身被袈
裟太子既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汝
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之幖
幟也云何著此而為罪行獵者答言
我著袈裟以誘群鹿鹿見袈裟皆来
近我我得煞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說
著此袈裟但欲為煞諸鹿故耳非来
解脫而服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
與汝貿易吾服此衣為欲攝救一切
衆生斷其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告
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
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天還復梵
身上升虛空歸其所止于時空中有
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
有今此瑞應非為小緣車匿既見太
子剃除鬚髮身著法服定知太子必
不可迴悶絶於地倍增懊惱尒時太
子而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悲愁便
還宮城具宣我意太子於是即徐前
行車匿歔欷頭面作礼乃至遠望不
見太子然後方起舉體戰掉不能自
勝顧看揵陟及莊嚴具嗚咽悲哽涕

泗交流卽牽揵陟執持寶冠嚴身之
具車匿揵陟悲鳴緣路而歸
尒時太子卽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
之處時彼林中有諸鳥獸旣見太子
皆悉矚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遙見
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爲日月天
爲帝釋耶便與眷屬來迎太子深生
敬重而作是言善來仁者太子旣見
諸仙人衆心意柔軟威儀庠序太子
卽便前其住處諸仙人等無復威光
皆悉同來請太子坐太子坐已觀察
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爲衣者
或以樹皮樹葉以爲服者或有唯食
草木花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
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
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翹一脚或臥
塵土或有臥於荊棘之上或有臥於
水火之側太子旣見如此苦行卽便
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修此苦行
甚爲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
答言修此苦行爲欲生天太子又問
諸天雖樂福盡則窮輪迴六道終爲
苦聚汝等云何修諸苦因以求苦報

太子即便心自歎言商人為寶故入
大海王為國土興師相伐令諸仙人
為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
而住跋伽仙人即問太子仁者何意
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耶太子
荅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求果報
終不離苦太子與諸仙人設此議論
言語往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
一宿既至明旦復更思惟此諸仙人
雖修苦行皆非解脫真正之道我今
不應止住於此即與仙人辭別欲去
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此我皆
歡喜令我人衆威德增盛今者何故
而忽欲去為是我等失於威儀為此
衆中相犯觸耶以何因緣不住於此
太子荅言非是汝等有如是失賓主
之儀亦無所少但汝所修增長苦因
我今學道為斷苦本以此因緣是故
去耳諸仙人衆自共議言其所修道
極為廣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尒時
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語衆人言今此
仁者諸相具足必當得於一切種智
為天人師即便俱往詣太子所而作

是言所修道異不敢相留若欲去
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羅邏加
蘭仁者可往就其語論我觀仁者亦當
不必住於彼處於是太子即便北行
諸仙人衆見太子去心懷懊惱合掌
隨送極望絕視然後乃還尒時太子
既出宮已至於天曉耶輸陁羅及諸
婇女從眠而覺不見太子悲號啼泣
即便往語摩訶波闍波提今旦忽失
太子所在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
迷悶躃地如是展轉乃至達王王聞
此言嘘然無聲失其精魂若喪四體
舉宮內外皆亦如是時諸大臣即入
撿視太子住處案行宮城見城北門
自然已開又復不見車匿揵陟即問
門司誰開此者乎相推撿皆云不知
並問防人亦云不解此門開意于時
大臣心自思惟北門既開太子必當
從此而出宜速尋覓太子所在即勑
千乘万騎絡繹四出追求太子以天
力故迷失道逕不知所之即便還歸
白大王言推尋太子不知所在尒時
車匿步牽揵陟及莊嚴具悲泣嗚咽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第十張 言

隨路而還舉邑人民見此驚愕無不
懊惱悲皆競來問車匿言汝送太子
置於何處今與揵陟而獨還耶車匿
既得諸人此問倍更悲絕不能答之
此諸人民雖見揵陟被帶鞍勒七寶
莊嚴不見太子猶若死人飾以花絲
於是車匿前入宮城揵陟悲嘶諸廐
群馬一時哀鳴外諸官屬白摩訶波
闍波提及耶輸陁羅言車匿唯與揵
陟俱還聞此言已宛轉于地而自念
曰今者唯聞車匿揵陟相隨俱還而
不聞道太子歸聲摩訶波闍波提即
作是言我養太子至年長大一旦捨
我不知所在譬如果樹結花成實臨
熟落地又如飢人遇百味饌臨欲食
之忽然翻倒耶輸陁羅又自言曰我
與太子行住坐卧不相遠離今者捨
我莫知所趣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皆
將妻子不暫相棄世間之人一過相
識別不相忘夫婦之情恩愛之深而
乃反更如是之薄詰車匿言寧與智
者而作怨讎不共愚人以為親厚汝
癡頑人盜送太子置於何處令此擇

族不復識盛又責揵陟汝載太子出
此王宮近去之時寂然無聲今者空
及何意悲嘶尒時車匿即便荅言汝
責於我及以揵陟所以者何此是天
力非人所為當於尒夕夫人婇女皆
悉惛卧太子勑我令起被馬我於尒
時以大高聲而諫太子欲使夫人及
諸婇女聞此驚悟及被揵陟都無覺
者城門每開聞四十里當尒之時自
然而開又無一聲如此之事豈非天
力出城之時天令諸神手捧馬足并
接於我虛空諸天隨從無數我當去
何而能止耶時天既曉行三踰闍那
至彼跋伽仙人住處又復有諸奇特異
事願聽我說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
行林中即便下馬手撫馬背并勑於
我令還宮城我於此時隨從太子求
無歸意太子見違終不聽住又復就
我取七寶劍而自唱言過去諸佛為
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於
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
唱此言已即脫寶衣及以明珠悉付
我還置王足下又以瓔珞與摩訶波

闍波提餙莊嚴具以與耶輸陁羅我
於尒時雖聞此誨猶侍左右無有歸
情于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天
於空中隨接而去即便前行逢於獵
者以身所著七寶妙衣而與獵人貿
易袈裟於是虛空有大光明我見太
子形服既變深知其意必不可迴我
即悶絕心大懊惱太子前至跋伽仙
人所住之處我便於彼辭別而歸此
諸奇特皆是天力非復人事願勿責
我及揵陟也時摩訶波闍波提及耶
輸陁羅既聞車匿說此事已心小醒
悟默然無聲

尒時白淨王悶絕始醒勅喚車匿而
語之言汝去何令諸釋種姓生大苦
惱我有嚴制勅內外官偶守護太子
畏其出家汝復何意輒被揵陟而與
太子令舍去耶車匿聞已生大怖懼
而啓王言太子出城實非我咎唯願
大王聽我具說即以寶冠及髻中明
珠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此冠珠置
王足下七寶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
餙莊嚴具與耶輸陁羅王見諸物倍

增悲絕雖復木石猶尚有感況乃父子恩愛之深車匿具以前事而啓王言太子勅我父王若謂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臨去之時又不啓者汝可為我具咨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宜問之昔勅如此非為專輒王聞此言即便遣問耶輸陀羅太子去汝久已有娠實如此不耶輸陀羅即咨信言當於大王未此宮時太子指我即覺有娠王聞其語生奇特心憂惱歎歌而自念言我前所以許令有子聽出家者七日之中必無子理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謂七日未滿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淺短所為方便不能住之輕作此約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之事亦復無是諸天天力我今不應責車匿也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迴設使更作諸餘方便亦不能留雖復棄國出家學道然已有子不絕種嗣我今應勅耶輸陀羅好令將護所懷之子時白淨王愛念情深語車匿言我今當往尋求太

子不知即時定在何許其今既已捨
我學道我復何忍獨生獨活便當追
逐隨其所在今時王師及與大臣聞
王欲出尋求太子二人俱共來諫王
言大王不應自生憂惱所以者何我
觀太子見其相貌過去世中久已修
習出家之業設復令為釋提桓因亦
當不樂況復今者轉輪王位而能留
耶大王不憶太子初生而行七步舉
手住言我生已盡是最後身諸梵天
王釋提桓因悉來下從如此奇特云
何樂世又復白王阿私陁仙占相太
子年至十九出家學道必當成就一
切種智今時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
苦又復大王嚴勅內外守護太子慮
恐出家而諸天來導引出城如是之
事非復人力唯願大王當生歡喜勿
懷愁惱不須自出若憶太子猶不已
者我今當與大臣尋求所在王聞此
語心自念言我知太子雖不可迴未
忍便捨不復追之今當試令師及大
臣更一尋也即便答師及大臣言善
哉可去舉宮內外心皆苦惱佇遲

還於是王師大臣即便辭出追尋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第二十五張 言 高
太子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